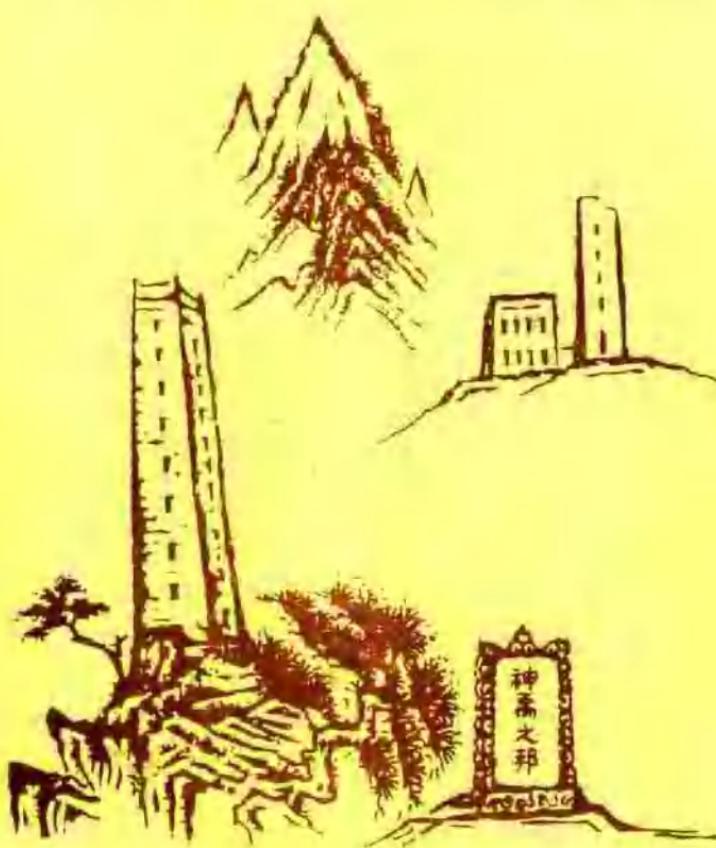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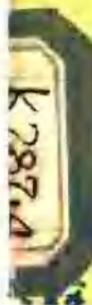


426606

羌族历史文化文集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图书馆



羌族历史文化文集

主 编 董光富

副主编 郑文泽 张利和

编 辑 向世茂 杨光成

余耀明 郑文泽

周发成 张利和

耿少将 董光富

《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编委会

- 九九〇年十一月

封面设计：王锡纯

主 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图书馆
编 辑：《羌族历史文化文集》编辑委员会
内部准印证：阿州临字第 024 号
印 刷：阿坝州印刷厂

(工本费2.00元)

序　　言

羌族，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历过漫长的辉煌时期。六千年前，羌祖炎帝（号神农）“教民务农”，创造中国的农业文化，到公元前21世纪夏禹王传位其子夏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创造古羌文字。公元前11世纪，姜子牙为首率羌兵攻灭殷商建立周朝，发展了羌族文化。到汉、唐、宋、元时期，羌人遍布中国十五个省地。古老羌民族在中国创业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创造了灿烂的炎黄文化，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发掘和抢救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迫在眉睫。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古老的羌民族得到了新生。在国家民委、中国科学院、四川省民委、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西南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学院和中共茂汶县委的共同努力下，一九六三年《羌族简史简志合编》本问世。为弘扬羌族的历史和文化，到八十年代，《西夏史稿》、《羌族史》、《羌族简史》、《羌族源流探索》、《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羌族调查材料》、《大禹志》、《青衣羌》等一批羌史专著问世。

可喜的是羌族中崛起了一批对本民族史学、文化业余研究者。他们从流传数千年的羌族古老宗教、文化、习俗研究入手，逐步填补过去史籍记载和研究的缺陷和不足。自一九八九年由羌族同志自己编撰的《羌族民间故事集》、《羌人

《列国要记》、《羌年礼花》等一批羌族历史文化著集问世，为抢救和发掘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本由阿坝州图书馆主持编撰的《羌族历史文化文集》是羌族同志在发掘和研究羌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又迈出的新步子。文集中，对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进行了再研究；从现代羌人的“火坟场”了解到古羌人先进的火葬习俗的历史渊源；羌族“端公文化”反映出羌族原始宗教能传承数千年的民族沿古精神，结合羌民俗对“白石神”的研究，有新的独到之见；羌人气功的再探讨，揭示了羌族端公神秘而高超的法术绝窍，使人对端公法术有了科学的认识；对羌人氏族名称和姓名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姓氏文化的源流。

这本集子质朴无华，它弥补了名家学者没能道及的羌人创业史和璀璨的羌炎文化的一些鲜为人知之处。使读者广开思路、心脾清新，并可窥见古羌人之雄风。

眼看万木竟长，必有大树凌空。我们期望和坚信，对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发掘研究，将会取得更加可喜的成果。

杨光成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羌族历史文化文集》

目 录

古东方大族——羌

- 兼论氐羌族名及羌文化对形成中华文化的作用 李 茂 (1)
- 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之我见 罗进勇 (12)
- 羌族文化史概述 杨光成 (20)
- 岷江上游羌族早期先民源流略考 董光富 (36)
- 古羌人与现代藏、羌、汉族关系简析 徐学书 (41)
- 试论岷江上游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关系 陈学志 (47)
- 羌族与宗教图腾崇拜 冉善朝 加一 (64)
- 略谈羌族宗教的白石神信仰 张翔里 (69)
- 漫谈羌族端公 蓝寿清 (74)
- 羌族“端公文化”浅议 张启禄 (78)

羌族释比的天穹与世界

- 羌族宗教文化与文学艺术 赵 燥 (82)
羌族火葬习俗考 余一农 (95)
薛城羌族民情风俗 王荣山 (106)
羌族刺绣简介 汪友伦 (121)
羌人的氏族名称和姓名 耿少将 (125)
原茂州羌族董姓土司史略 李家骥 (142)
羌人气功再探 蔡明高 (146)
羌族法律思想及法律制度初探 刘 红 (153)
羌民族精神的载体
- 浅析羌族神话 王树恩 (160)
悠悠沱水羌恩情 笔 诚 (164)
附录：古羌人主要王朝世系表 (168)
编后记 编委会

古东方大族——羌

——兼论氐羌族名及羌文化对形成中华文化的作用

李 茂

“羌族，自称‘尔玛’，中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茂县，以及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等县。汉时其先民遍及中国之西北、西南各地。魏晋时西北的宕昌、邓至等羌人尚属父系氏族阶段，唐时发羌等融于吐蕃。唐末宋初，除岷江上游的羌族外，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各族，或融于汉族或其他民族。据岷江上游新石器的发现，几千年前该地就有人类居住繁衍。现存的石棺葬，属羌人中戈基人的墓葬，经考古鉴定为西汉文物。在此的古羌人部落甚多，以冉、駹两部落为最大。”^①这是辞海和词典对今羌族实体的解释。“羌”是古族名。主要分布今甘肃、青海、四川、陕西、云南、西藏、新疆等地。最早见于甲骨文卜辞。殷周时，部分曾杂居中原。秦汉时，部落众多，有先零、烧当、婼、广汉、武都、越西等诸部。魏晋南北朝、唐、宋间，又有宕昌、邓至、白兰、党项等。部落分散，以游牧为主。与汉人杂处的部分羌人逐渐从事农耕。两汉、魏、晋、唐、宋中，不断反抗历朝的封建统治。东汉末内附，部分被迫东迁内地。东晋至北宋间，烧当、党项先后建立后秦、西夏等政权。其首领多受历朝册封，并助魏、唐破氐及吐谷浑，往来

联系密切，其后逐渐与西北地区的汉族及其它民族相融合。

“羌亦东方大族。其见于古书者，或谓之羌，或谓之氐羌。”^②在我们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羌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是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它曾创造灿烂的牧业文化。远在殷商时代，甲骨文中就有羌的记载。据有关史籍所载，羌民族还是组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国民成分。可见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都少不了羌民族的历史地位、功绩和影响。“人类，是生物发展的最高阶段。从生物出现到人类出现的过程中，不知已淘汰了多少的人群。人类发展决定的因素就是指人的劳动。劳动经验即知识的不断积累，某一时代最优胜的人群，一经停顿不前，也不能免于在下一个时代归于淘汰。”^③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多少世纪以来久存不衰，除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影响外，其主要就在于他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特点一代传给一代。同时每个民族共同体的产生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该民族成员之间的直接交往。要实现这种交往，必须比邻而居，居住在共同的地域之内。可见，共同地域应该是民族形成的首要条件。同时，共同地域也是民族繁衍生息的重要场所，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羌民族，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分布甚广，创造了优秀灿烂的羌文化，至今散见于中外史籍。传说我国农业始祖——“神农氏”和洪荒年代治水英雄“大禹”，都是羌人。史有“禹本西羌”之载。民族的形成，是从原始人类发展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民族这样的过程的。从羌族的形成、历史分布、文化影响，直到今天中国众多民族，在其追本溯源时，往往都少不了把这个“源”追及古羌的发展和融合之中去。在这些

民族的传统文化研究中，也少不了要广泛地涉及古羌文化的成分渗入和影响。这些都是以“历史录像带”和“音响”的作用透视给今人，“羌”是东方大族这样一个史影和事实。

一、“氐羌”名浅释

从众多的民族史研究中，常见“氐”或“氐羌”的称谓。有的文献说“氐”与“羌”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民族的称谓；有的又说氐与羌是因为一个民族或相连的民族；又有说“氐”本地名指称，为此其他的原始人群被称叫为“氐”，实为“氐地之羌”，众说纷纭。也还有说是“白氐青羌”的，意指汉唐时的“白兰”部落为“氐”，除此外不属氐称（因有的史籍中有白氐、青氐、蚺氐等之类称谓），故有“白氐”称说；青羌是指今青衣江一带的古人群为羌人之意。史有“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接吐谷浑，西北利摸徒，南界鄯鄂，风俗物产与宕昌略同。周保定元年遣使献犀甲、铁铠”。⑤这是对白兰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的正式记载。对白兰一名还见有“汶山郡，本蜀郡北部都尉，孝武元鼎六年置。旧属八县、户二十五万，去洛二千四百六十里，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⑥史载各说，其地理位置大体都是致的，均在陇、蜀之间，也就是川西、甘肃、青海结合部的广阔土地上。

“氐羌以毒鸟。”⑦“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矣。”⑧“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鬼方，则今青海、喀木及滇、蜀之西徼，皆为商代鬼方——摘自《鬼方考》）。”

“羌散布甚广，而其地之交通，率皆不便。故其风气各有不同。最近前者为氐。氐族披发左衽，言语好譬类，而与羌杂胡同。其嫁娶，亦有似于羌。此为其与羌同族之确证。然后汉、三国时，与华人杂居者，已多知汉语，惟还其种落，则仍用氐语耳。”^⑩ “巴，蜀秦中虫也”。^⑪ “氐之有王，所从来旧矣。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种类，中国人即其服饰而名之也。”^⑫ “古之氐羌，在今陇、蜀之间者，至秦、汉时，盖皆服属中国，同于编户。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郡南群蛮及板楯蛮也。”^⑬ “羌之又一派，为西域中之氐羌行国。《汉书》云：蒲犁与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随畜、逐水草。”^⑭ 氐人“依山居上，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谓之邛笼”^⑮（而今叫碉）。“氐这个字，原不是民族的称谓。它是华夏的国族，在占有天水盆地、汉中盆地与徽成盆地后，鉴于天水与岐风间，渭河两侧（陇山峡），及东、西汉水本支流沿岸山道间的危崖壁立，顶欲堕的险状，才造出这样一个字来的。……许慎《说文》：氐，巴蜀名山岸胁之自（堆）旁著欲落墮者。……应劭云：天水有大坂，名曰陇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汉书注》引）也用许说。这种崖壁，多有可避风雨处，太古猎人宜居，因而发展成为聚族之处。姓氏之义也借用。汉魏间人，乃别用氐字（原本崖石抵地之义），与坻、厔均作地名字。在陇的称陇坻；在蜀的称蜀坻。均无民族含义。”^⑯

从以上部分史籍记载和研究文献中的摘述来看，古羌诸派，皆形成分布今甘、青、新疆、西藏、云南、四川之间。

斯大林曾说“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所必须的 和 经常的条件之一。而且无疑是影响到社会的发展。”^⑦在我们祖国大西北，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远古以来形成众多游牧和农牧兼营的部落，他们是什么人呢？古籍称之为“西戎”、或“羌戎”。大要说来，西戎是对起源于陕甘青地区的祖源相近的畜牧和游牧部落的统称，而羌人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西北古代民族中的一大支系。由于他们定居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类作为对自然物体、区域、空间指代标记称号的地名产生了，人们给自己所生息繁衍的周围山川实体，聚落点都命名叫称。加之游牧中首先以驯羊为生的氏族、部落、部族，得其“羌”名称号的（据《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又以所在地区地名冠戴在族人之首，故出现“氐羌”之称谓，这就是“氐地羌”的由来。在社会生活中常出现因语言、文字、风俗、信仰、翻译等方面民族区域差异，对一些称谓、释意、译写上的笑话和造成的历史谬误屡见不鲜。就解放后我们的民族识别来说，仍谬误显现。象“普米族”来说，其实是地道的藏族。因为“普米”这个“族名”就是藏语称“藏人”的音译称写。为什么出现此误？这就是语言和民族迁徙，自称和他称方面出现的疏忽，识别者少调查考证。阿坝州的“阿坝”沿名于境内阿坝县名，其县名又沿旧称在唐代吐蕃东进时移来西藏阿里地区人，他们定居今阿坝地方，自称和他称为“阿哇”即阿里人之意，长而久之，成了对这一地区地名和族称名，若按对“普米族”的识别一样去误定，不是可以定为一个“阿坝族”了吗？可惜的是这种“误”，一旦约定俗成和法定下来后，只好以讹传讹，难怪众多汉史籍有误之所在难免。笔者

认为这个“氐羌”，正同上述类似。氐地之“羌”，变成“氐羌”，乃至又指“氐”为单独族名“氐族”的，好象也都是合情的“历史形成”。如果要笔者下一定称，我认为“氐”这一地名是有限的；“羌”这一族称与氐地名相对而言是更具广泛得多。所以，若广狭而言，“盖羌其大名，氐其小别也”之史定是在某种意义上正确的。溯本正源，“氐”就是按其自然地理环境命称的地名，并非族称，当然历史上也有不排除族名和地名同名的，如“东乡族”之类族名是由“东乡”这条地名而来的，而“氐”有所不同，古籍都认为“氐地羌”。尽管同一民族在不同区域有其生活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性（现今的同一藏族，尚还有上藏、康巴、安多、甚至更狭小的区域分别），但毕竟其“根”是大同的，所以称其“羌”是泛称，对一个民族之称来讲是准确的族称。为明确和区分是何处羌时，“氐”地的可称氐羌，青衣江一带地区称青羌，古白兰部落称白兰羌均是可以的。这就是笔者的结论案。

二、从羌文化看中华民族统一的内核

“民族也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法则支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始末。”^⑯羌族作为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的始末，它在形成中华民族中的位置影响，正是由它自身的形成历史始末和汇入中华大家庭中以自己的历史功绩，所创造的优秀文化给占居标入的。羌族文化是由牧业文化发展转入农业文化的，是人类最早征服自然的一个最杰出的例子。而且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饮食、服饰、居住、婚葬、节庆、娱乐、礼节、禁忌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

惯，这种民族的风俗习惯比宗教信仰还要广泛，它是一种在推进文明进化中，不断与陈规陋习斗争中保留下来的健康优秀文化。正如斯大林所说：“每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⑯羌族在文化上，习惯上，生活上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它具有自己的继承性和传统性。虽然无文字，没有能准确详尽地用本民族文字记下一个优秀民族宝贵的历史史实，但它有自己的语言，这是保障自己能稳定发展下来的根本原因之一。“语言有巨大的稳固性和强压同化的极大抵抗性。”^⑰为此，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民族，能在竞争、征服、吞食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存在下来，保持其稳定，这就与该民族具有较高优秀文化，从而形成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牢不可破性分不开的。历史的经验证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化所征服。”^⑱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生产水平低的民族，不管他有多强大的武力，不管他怎样拒绝同化，但他都会不自觉的被高于他们文化水平的民族所征服、融化。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皇帝，一度成为统治阶级民族，进行移民设置，进行民族同化，象四川成都，清代就有“满人街”，而今何在？青藏高原上有过元代的蒙人大迁入，而今何在？只留下了作为历史见证的蒙语地名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从中得知霍尔王被赶走（藏语称蒙人叫霍尔）打败这一史影。

由上述可见，羌民族能保持稳定至今不衰，在于它的文明发达和新创造的优秀文化生产的相对先进要素紧紧分不开。透过这层史影和真理，我们可以得出祖国五十多个民族

构成的伟大中华民族，是古老悠久、勤劳先进、文明发达的民族。因为它是集这众多民族古老优秀的灿烂文化成为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作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每一成员民族，它们形成一个族体后，能独立稳固保存至今，也是不容易的，从它的存在就标志出它的伟大力量和相对具有先进的文化生产水平。所以在其民族研究中，对民族形成的“源”与“流”，目前有些争议和含糊解释。例如“藏羌同源说”，这是在民族学研究范畴一种不准确概念和误证。因为羌族的民族形成历史早于藏族，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它是古代民族之一，而藏族则是吐蕃王朝解体后才形成的近代民族。若要追根溯源，藏族源流应是吐蕃族的流，而吐蕃又是羌族的流，其最早的源，大家都只能追至是原始社会的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了。

因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不能简单地去套认。象“藏”和“羌”两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代差距很大，加之其源与流成分本身不同，如藏族先民吐蕃，由山南雅隆部兴起后统一青藏高原，把疆土扩张到今甘、青、川、滇及新疆地区，在民族成分中包融了羌、汉、突厥、鲜卑等各种成分，才形成的吐蕃族。在后来的藏族形成（宋元年间）过程中，主源流于吐蕃族，而吸收了蒙古、沙陀、霍尔、温末以及回鹘和部分汉人等民族成分。藏族已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并不再等同吐蕃族了。羌族则是更古老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分布极广的大族，它不仅限于融入藏族之中，而且广泛地发展融合在其它更多的民族之中。这是藏族无能与羌文化类比其悠久和在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某些历史作用，及其区别影响所在。

前面我们研究分析了一个民族所以能长久稳固不衰的内在因素。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作为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共同体，为什么也能如此稳固不衰，千百年来尽管不断改朝换代，中国始终能够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于世界呢？封建王统观念和地主资产阶级史家们认为这是帝王将相的雄才大略，文臣武士的丰功伟绩。外国一些史家认为是“靠帝王的武力来扩张疆土。”^{②2}如用他们的观点来作解释，中国是靠帝王们的政治手段和暴力机器作用，致使中国变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事实并非如此。暴力在历史上是起过巨大作用，马克思说：“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②3}暴力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暴力必须依靠经济力量。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力又是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②4}“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②5}历史上我们看到过多少显赫一时，威震四方的居鲁士、亚历山大和希特勒之类的大帝国、大独裁者，但他们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②6}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千百年来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原因，不应绝对去从政治和暴力上寻找依据和解释，而应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优秀文化生产和其形成中华民族牢固凝聚力的自我意识，并从形成这种“中华”向心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基因中去找出伟大动力和根源来。千百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共同的地域，各地间，各单一民族间，在经济生活上相互依存，无法互为摆脱，分裂则危及自身生存，相依则繁荣昌盛，这都是由自然环境、经济生活上互相分不开所形成的。为此，王朝

有更迭、政权有分合，而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包括同一时代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但这种情况是在同一整体的社会结构上出现的，他们同在中国版图之内，同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会有一些跳梁小丑，分裂主义分子，国际和平演变反动势力的渗透破坏，但千百年历史事实都对他们作了无情的判决和惩治。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而且中华统一体的形成和稳固，尤其是边疆和各少数民族更具有特殊的丰功伟绩。就以羌民族来说，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反封建王朝统治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羌人起义”，建立夏王朝有羌人为国民，在近代史上抗英反帝，抗日解放等革命战争中很出色，为祖国统一和解放，随红军北上抗日，多少羌家儿女为国捐躯。羌人古往今来都是以统一的“中华”共同体凝聚而努力。为什么？其实答案也很简单，那就是“中华有羌，羌有中华”，是历史形成，文化共融；中华文化的形成是众多的，国内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合，其中就少不了羌文化成分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组成。而羌文化的不断丰富提高又是在中华文化的影响发展下进行的。这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及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的最根本最内核的基因。

（李茂，男，藏族，45岁。现任阿坝州志总编，四川省地方志协会理事，省地名学会理事。已先后发表八十余万字的专著和文章。）

注释

- ①《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第570页
- ②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